

杜詩集注

第二
卷
七
冊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七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豎子至

天曆二年夏夔州作鶴旦
公時寓居夔州之懷西

檀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孰榛香

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欹枕江湖客提攜日月長

采曰且一作纔
欹枕一作欲寄

槐葉冷淘

青青尚槐葉采掇付中厨新麪來近市汁滓宛相俱

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筯香飯兼苞蘆

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比珠願隨金騾裹走置錦屠蘇
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
禹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晚涼此味亦時須
夢弼曰苞蘆謂蘆笋也深曰金騾裹馬也修可曰屠
蘇字或作屠蘇玉篇云屠蘇庵也通俗文屋平曰屠
廡廣韻云屠蘇草庵又屠蘇酒蓋昔人居屠蘇釀酒
因名今詳是詩走置錦屠蘇正謂屋也古樂府挿腰
銅七首障曰錦屠蘇洙曰語致遠恐
泥獻芹見嵇康絕交書薦藻出左傳

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閣朱果爛枝繁
始爲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餐

通曰盤餐
字出左傳

歸

東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纔有地峽外絕無天

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

洙曰夔州居山水間在峽中號爲稍平莊子虛室生白趙曰鮑明遠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崙

曠望延駐日飄飄散疎襟潛鱗恨水壯去翼依雲深

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楨遍天下水陸兼浮沉

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劒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
故園暗戎馬骨肉失追尋時遠無消息老去多歸心
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黃金敢爲蘇門嘯庶作梁父吟

天覺曰崎嶇山貌洙曰山北曰陰田曰唐韻標音原
水名或云善本止是石原字沈曰石標其子如芎藭
其皮可以禦飢時天下荒亂小民轉溝壑水陸並載
石標以充糧也趙曰古詩志士惜白日洙曰晉阮籍
嘗於蘇門山遇孫登於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
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蜀志諸葛亮好爲梁父吟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
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

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描寫不盡雖無歎憶吟梁

父躬耕起未遲夢弼曰國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研歷切趙曰張衡東京賦巫覡操蒱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迴即今螢已亂好與鴈同來

東望西江永南遊北戶開卜居期靜處會有故人杯

趙曰詩江之永矣吳都賦開北戶以向日

楚塞難為路藍田莫滯留衣裳判白露鞍馬信清秋

春風自信牙檣動凡再用所自得者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

一醉應在仲宣樓趙曰後漢末王粲字仲宣依劉表於荊州因登樓而作賦其後指荆

州樓爲
仲宣樓

行宮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
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漑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岍
公私各地著浸潤無天旱主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
芊芊炯翠羽剡剡生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
秋菰成黑米精鑿傳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
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

壯觀滋蔓○宋曰更僕以番次更伐使之也禮記乃
留更僕劉公幹詩方塘含白水漢食貨志理民之道

也著為本注謂安土也著涉略切（夢弼曰）大夫之臣曰家臣家臣主守田野此即是指行官而言也（趙曰）鎮裏至邊皆言畦水之明潔也（夢弼曰）西京雜記菰有米長安人謂之彫胡（趙曰）精鑿出左傳粢食不鑿鑿音作謂治米使白是曰傳合也謂以菰米合白粲炊沫曰楊惲傳田家作苦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

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字字著意衰年肺病唯高枕絕塞愁

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語不輕易

感恨更多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

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

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夢弼曰寰宇記灩澦

堆冬來出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鄭日橫戶孟切不以理也洙曰一作柳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鶴曰時杜鴻漸以黃門侍

郎同平章事鎮蜀既平崔旰之難遂還朝

令弟尚為蒼水使公自注韶北兼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名家莫出

杜陵人北來相國兼安蜀太直歸赴朝廷已入秦捨

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

此吟蟋蟀亦過然出於
子美未必不為名言
早聞

閣畫麒麟
麒麟趙曰吳越春秋禹傷

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仰天而嘯忽夢赤繡
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
者齋馬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
之要一沐曰長安有南北杜景為名家趙曰漢武帝圖
畫功臣於麒麟閣

夔州歌十絕句

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為三峽

鎮夔州險過百牢關

趙曰水經劉璋分二巴有中巴有巴西有巴東宋曰十道志梁

州有百牢關

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據非天

意霸王并吞在物情

夢弼曰王去聲

羣雄競起向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比訝漁陽結怨

恨元聽舜日舊蕭韶

趙曰明皇寵幸祿山卒以怨恨起兵於漁陽此句含蓄美中有

刺蕭韶謂

霓裳曲也

赤甲白鹽俱刺天閭閻繚繞接山巔楓林橘樹丹青

合復道重樓錦繡懸

灤東灤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飛鶴子逆璫

蕊相趁鳬雛入蔣牙

趙曰王粲白鶴賦食靈岳之璫蕊夢弼曰唐嶺南草也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狎鷗分處

處雨隨神女下朝朝

修可旦夔有平苗號青苗坡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

裏白晝攤錢高浪中

沫旦峽人謂操舟人爲長年三老長上聲田旦後漢梁冀傳少

好意錢之戲注引句承天纂文曰詭

債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卽攤錢也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經寶屏

見楚宮猶對碧峰疑

閨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借問夔州壓何

處峽門江腹擁城隅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叅天長千戈滿地客愁

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惟此最得歌
体疎暢磊落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

因其權州卽託以
此古人惟恐失之

大賢爲政卽多聞刺史真符不必分尚有西郊諸葛
廟臥龍無首對江濱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
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薜收困用事玄冥蔚强梁
逝水自朝宗鎮石各其方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

非關風露凋曾是戎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
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
龜蒙不可見況乃懷故鄉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
憂來杖匣劒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黃
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
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不及父祖塋纍纍塚相當

謂死戰地也○本上後園山脚耳却從昔登東岳俯
望中州轉及時事情緒闊遠故收拾悲慟○鶴曰東
岳在兗州卽齊也洙曰朱嶁海南州也碧海在東蓀
收秋神玄冥冬神也鶴曰平原指德州屬河北道開
元末張守珪使祿山討奚契丹故戎役爲名害公言
至趙時事也龜蒙二山名龜山在兗州蒙山在青州

夜雨

小雨夜復密迴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滿帶維舟

清鍊通籍恨多病爲郎忝薄遊天寒出巫峽醉月仲宣

樓深旦仲宣樓指

荆州注見前

更題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荆州直怕巫山雨直傷白帝秋

羣公蒼玉珮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爲淹此留

洙曰言公卿禮秩特進尚書令皆佩水蒼玉趙曰宋玉賦上翠雲之裘

峽隘

聞說江陵府雲沙靜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
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青山各在眼却望峽中天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
阿稽豎子阿段徃問鶴曰官猶言門官漢高帝紀有功勞行田宅師古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今使之領田故曰行官東渚即東屯耗稻謂蒲稗之能為禾害者當去之

韓文荅孟簡書云行官自吉川還唐
人自有此引門官與行田皆不切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
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摺摺除草置畝傍

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懇免亂常
吳牛力容易並驅動莫當豐苗亦已穰雲水照方塘
有生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頗在綱
荆揚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疎用心未甚臧
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
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不知所收幾何尚願散之鄰里其盛心如此注者乃
不盡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
知暮傷宋曰莊子捐捐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捐苦骨切斲曰慨凡利切稠也趙曰主守謂行宮張望
宋曰潘安仁籍田賦我舍如陵
我庾如坻記月令霜降百工休